那些刻在骨头里的故事

——读《皮囊》有感

礼河实验学校 钟子莲

在这本书的序里韩寒说：好的文字往往带给人两种阅读感受，一口气读完或者舍不得读完。之前看的一本《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属于前者，文字轻松幽默，随时随地可以翻一翻看一看。我看得很快，从头到尾都是我用红笔标注的金句。而这本书属于后者，文字不轻松不愉快，适合在静谧的夜晚临睡前拿出来慢慢读，虽然没有那么多金句，但是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在《残疾》这篇文章中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说话含混笨拙，生活不能自理，时而脾气暴躁。面对这样的父亲，作者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失去耐心，而是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他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他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体会到窘迫、羞愧；他会在走路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摔倒。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他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这段描写让我深受感动，对父亲的遭遇感同身受很难，所以作者用了这种看似笨拙的方式去体会父亲的痛。反观自己，不管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还是教育学生在这方面都非常欠缺。有一次儿子上数学思维直播课的时候有一道题是把十二分成十和几，前面老师已经讲解过，但他就是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回答不出来。我是个急性子顿时火气上来了骂他是一只猪笨死了，儿子被我骂哭了。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还只是个大班的孩子，大脑还没发育完全，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他呢。我后来想想我爸爸说的有道理，我们大人觉得很简单的东西对于小孩来说是难的，他不可能有我们成年人这么快的反应速度和接受能力。同样的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以前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讲了N多遍有些学生还是会错。现在我明白了简单是对于我而言的，是我以为的简单。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大学以及毕业以后七年的教学，学生跟我之间差了这么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我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批评他们的蠢笨无知，从来没有站在他们的高度去想过，原来一直是我错了。

在《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深深地忏悔道：原谅我，父亲，从你生病开始我就一直忙于在外面兼职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让你幸福，但当我看到我给你的唯一一张照片，被你摸到都已经发白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恰恰剥夺了我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我猜想作者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可能是流着泪的，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在父亲像孩子一样拉着他不让他远行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留下来。可惜没有如果，就像文中说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为了赚够父亲的医药费作者与母亲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这五年中，作者在北京努力工作，每年就回两三次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有时候写稿到凌晨才睡，而父亲因为太想他大清早会在楼下不断喊他的名字，作者还会对父亲发脾气叫父亲别吵他睡觉。

为了把父亲送去美国看病这个目标在北京的时候作者每天像个守财奴一样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他以为他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父亲好，可是他一直不明白其实父亲最想要的只是他的陪伴而已。或许日子会过的苦一点，或许永远没有钱去美国看病，但是只要他在父亲身边父亲能每天看到他，父亲就是开心的。作者最终是明白了，可是明白地太晚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是无情地发生在了他的身上。跟作者形成对比的是《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里写到的跟作者父亲同一天做手术的一个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想看老家的烟花。于是在父亲做手术的前一天，在平安夜，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父亲燃放了一场美丽的烟花圆了父亲的心愿，尽管最后他被保安团团围住了。虽然第二天手术后他的父亲走了，但是我想他的父亲在欣赏那场烟花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非常满足的，他知道父亲要的是什么并尽可能地满足他，能让父亲没有遗憾地走也算是尽了最后的孝心。这两个故事的不同结局让我想起现在教的一个学生，她学习态度很差总是不做家作，在与家长沟通后我才知道她的父母不仅平时很忙，周末也都要加班，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在这边。她的周末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饿了去外面买一点东西吃吃，没人管她就看看电视懒得写作业。现在很多家长也跟她的父母一样，觉得自己拼命赚钱让孩子衣食无忧给他们充足的零花钱就是对孩子好，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在幼儿园小学这个年龄段，孩子是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我想我这个学生在周末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陪着一起逛公园吃午饭一定是非常羡慕的。

还是在《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这个故事里我们认识了王阿姨。作者说她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贪小便宜，如果不给她好处就骂骂咧咧。说话刻薄，脾气很坏。她为什么会这么市侩和不近人情？作者猜测她应该曾经也用心地跟病人交往过，可是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让她难过，于是她慢慢学会了自我保护，确保自己不会很深地与病人和亲属发生情感。这让我思考起一个问题，作为教师是不是也应该学习王阿姨不对学生投入过多的情感。教师就像是摆渡人，把一届学生从河的这一边送到河的那一边，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再开始新一轮的摆渡，对彼此来说我们都只是对方漫长人生当中的一名过客。原来我一直对学生掏心掏肺，直到有一次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个曾经教过的学生，她成绩很优秀，我教她的时候对她很好，可是她就像没看到我一样没有打招呼就跟我擦肩而过了。那一刻我很心寒，我不禁问自己：当初真心实意地对他们好值得吗？他们可会记得你对他们的好？可是我又想起了我的高中老师们，高三班主任张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笑话，说他很多年前去参加一个学术交流活动，其他比他年长的老师一看见他就叫他前辈。确实他看起来很显老，那是因为他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了学生身上。五点五十早读他要到得比我们早，晚上九点半下晚自习他要走得比我们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次他调侃说为了我们他连锻炼的时间都没有。还有英语陆老师，英语是我最喜欢的科目，虽然我不是英语课代表，但是陆老师非常看重我，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他有脊髓灰质炎，走路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驼背老爷爷，看人的时候目光也是斜视的，他说过最大的愿望是他的学生中能有人治好他的这个病，但是他自己也清楚他的病这辈子是看不好的。还有语文戚老师，我们私下都叫他戚帅，因为他长得很帅，温文尔雅。他教两个班，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文科班中的尖子班。虽然他老拿我们和好班比对我们各种嫌弃，但是我一直记得临近高考前的一个晚自习，他站在讲台上突然略带伤感地说：“现在有种看你们一眼少一眼的感觉。”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不论我们成绩的好坏，我们都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学生，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学生，他一样会舍不得我们。高中毕业这么多年就刚上大学的时候去看过他们两次后来再没去过，平时也没有联系，但是他们对我的教导我一直记在心里，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栽培。所以对于之前的那个问题我想我会回答：“值得，总会有人记着你的好。”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说写作和阅读的终极意义是通过人们心灵中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感谢《皮囊》这本书，让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更多人。